

花潮

雪麓烟霞

——徐霞客的丽江之行

周杰



崇祯十二年(公元1639年)正月二十九日,徐霞客踏上丽江坝子时,一场春雨刚刚下过,山桃花开得缤纷,山道上泥土的气息和植物的清香扑面而来,视野的尽头,玉龙雪山以一种睥睨一切的气势昂首天外,这位已过天命之年的旅人并不知道,在这里,他一生追寻的“山河真如”,将与一个纳西族人的“精神原乡”相遇。

此时的徐霞客,正处于人生最晦暗的峡谷。四年跋涉耗尽盘缠,足疾越来越严重,陪伴他万里西行的静闻和尚早已在途中离开这个世界。

而在几年前,徐霞客的挚友、江南名士陈继儒与木增神交已久。陈继儒对徐霞客推崇备至,亲笔修书,将徐霞客誉为“中原奇士”,郑重向木增推荐。与此同时,求知若渴、仰慕中原文化的木增,也早已听闻徐霞客之名,主动发出了盛情邀请。1639年正月二十五日,徐霞客从鹤庆府向北进入丽江,宿于“七和”。在七和灯火通明的哨所里,木增派来的通事捧着一封用棉纸书写的请柬,信中写道:“……知君高尚,不敢羁縻,但欲君暂驻解脱林,数日而即归,幸无却也。”字句间,态度极为恳切。而《徐霞客游记》中徐霞客这样写道:“木公书至,期以初四日宴解脱林。”宾主之间,礼仪尽显。

此刻,徐霞客褴褛的衣衫里藏着两件信物——陈继儒的荐书和一幅他在30年行走间渐次展开的《禹贡》未载之图——行走在进城的路上,不远处的漾江碧波荡漾,两岸杨柳吐绿,田畴环绕。而此时倒去朝廷之职、退居雪嵩村的木增,已在静候这位“海内第一奇人”。

正月二十九日,徐霞客终于看见了雪山南麓崖脚院那个取名为“解脱林”的院落,层层叠叠的彩色琉璃瓦檐在一屏翠绿的山色下格外斑斓,这座藏式形制的院落为木增隐居之所,终年点着酥油灯,周围是木增亲手种植的紫玉兰,更远处是漫山遍野的原始松林。他常年在此生活,在林中漫步,吟咏,观景,参悟人生。每到雪季,他便会在解脱林里狩猎。在《建解脱林记》里,他写:“林壑幽深,云霞明灭,晨钟暮鼓,与松涛相和”,以此来书写作作为一个边地诗人的风雅、闲适以及与万物连接时的欢喜自在。

此时,木增等待徐霞客已久,当他看见一个老者手持一根竹杖慢慢走上石阶时,他知道是徐霞客到了。他曾听闻别人如此记述这位旅行家:“蓬头跣足,而议论风生。”但木增从徐霞客落尘埃的肩膀上看见的,应该是他怀抱的明月清风,他和徐霞客殊途万里,命运迥异,但这一刻,如见知己。

当徐霞客捧着木增委托带回的《藏逸经书》踏进飞檐峥嵘、花木葱茏的院落时,他看见的是这样的景象:汉式楼阁与纳西壁画、唐卡相映成趣,经堂里藏香袅袅,书案上却摊着宋版《庄子》和董其昌的字帖,这文明交汇的绚烂,比他在黄山看到辉煌的日出更让他心潮起伏。

徐霞客在日记里写道:“解脱林倚雪山,麓多种松。”但他未曾写明的是,当看见木氏用汉文写就的绝句律诗时,内心泛起的波澜。徐霞客为木增《山中逸趣》所作序文中写道:“此非俗吏之所能为也!公世著风雅,交满天下,征文

者,投帛者,皆以公为宗。”这样激赏的笔调,我们仍能读出知音初见的美好。

岁月已经落下重重帷幕,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记载他们的谈话内容,但我们可以从《徐霞客游记》的部分文字和木增相关诗作中重构那个美好的春夜——木阁花窗外,月色朦胧,山鸟婉转,大厅内烛影摇红,众人环列,银器盛放着琵琶肉,青瓷碗里有鸡枞汤,以及木增特意安排的江南醋菜。但真正动人开始的是在宴罢时分:大堂里,烛火摇曳,在藏香与滇茶混合的香气里,木增取出《云漠淡墨》手稿请徐霞客给予修订,徐霞客以中原学人的严谨为之校勘,一一订正。侍女添酥油茶的间隙,他们的话题从《论语》“仁者乐山”谈到李白“问余何意栖碧山”。木增的汉学修养令徐霞客惊叹——这位纳西族人不仅能背诵《毛诗》全文,熟悉《尔雅》,还能用纳西象形文字注释过《沧浪诗话》。

当他们谈及山水,木增必定问起了鸡足山的月色。这位身居滇西北的诗人,心里装着万里山水。徐霞客或许这样回答:“山中夜寒,然月照金顶,云海如银,竟不觉冷。”在鸡足山的岁月里,徐霞客早已将天地烟霞变成心底温柔的惦念。徐霞客给木增描述黄山云海、武夷九曲、天台崎岖,木增则指点窗外雪岳,指着北方说起“玉龙十三峰”。两种山水观在檀香和茶香中交融。徐霞客闻言默然,他想起自己离乡时立下的“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”的誓言,想起茫茫万里山河。两个身份悬殊的人,在追求精神自由这件事上,找到了最深的共鸣。

最动人的细节藏在徐霞客的随笔

里:“是夜,檐下观星,银河垂地。”想必他们讨论了张衡的《灵宪》,也谈及司马迁《史记·天官书》里的内容。

在海拔3000米的解脱林,山野上的星斗格外明亮,徐霞客披衣坐在房槛外,看在雪峰之上浩瀚星空。星光与雪色交织成透明的穹顶,令他想起20年前在黄山望见的那一片星河。此时厢房里,木增正在烛光下校勘《山中逸趣》书稿,偶尔抬头,恰见客人的剪影融入苍茫夜色。此刻两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和不需要翻译的沉默,比任何语言都更接近永恒:木增凭栏眺望的是一个更为广袤的文化中国,徐霞客以竹杖叩向万里雪山,最终在丽江的雪山下,找到了地理游记之外的精神原乡。

16天的丽江之行,成为徐霞客人生的美好记忆。当徐霞客在木增派遣的舆马护送下,最后一次回望云雾中的丽江解脱林。此刻的他,将前往滇西考察。离开时,他怀中不再仅有那一囊磨损的纸笔,更添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托付:前往鸡足山,修撰《鸡足山志》。徐霞客在8月底折返鸡足山。在鸡足山,他不再是那个匆匆赶路的探险家,而是潜下心来的学者。他拖着病体,“憩止悉檀寺”,对鸡足山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系统考察。他探访古迹,勘测山形水脉,搜集文献传说。他所修的《鸡足山志》,绝非简单的资料汇编。他创造性地将全山分17个门类,这种以地理元素为纲的编纂体例,科学清晰,将他毕生的地理学思想贯注其中。同时,徐霞客完成了其地理学探索的巅峰之作——《溯江纪源》(又名《江源考》),以无可辩驳的实证,证明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正源,否定了长

久以来的“岷山导江”旧说。

然而,命运的残酷与辉煌总是相伴而行。在鸡足山繁重的工作与长期的艰辛跋涉下,徐霞客的身体彻底垮了。

他患上了严重的足疾,最终瘫痪,无法行走。一代游圣,竟不能再迈出一步。

在绝境中,是木增这位知己,再次伸出了援手。他指派精壮舆夫,用滑竿抬着徐霞客,开启了长达近半年的“万里东归”。这一行动,超越了普通的宾主之谊,是真正的生死相托,是高山流水的敬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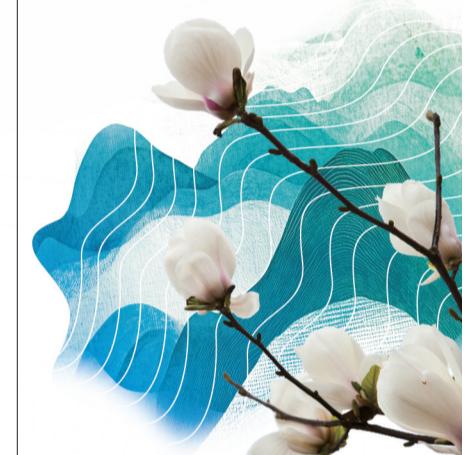
最后的旅程:崇祯十三年(1640年)夏天,这支特殊的队伍终于抵达江阴。对于徐霞客而言,这趟旅程,不再是地理发现,而是一场生命悲壮回归。他躺在轿椅上,看着熟悉的江南水乡,怀中紧抱着在鸡足山完成的志稿与《溯江纪源》,潸然泪下。

崇祯十四年(1641年)正月,徐霞客进入生命最后时刻,躺在病榻前的他会想起什么?是曾经无数次在他的眼里和心底涌现的万里山河?是黄山令人惊叹造化钟神秀?是桂林光怪陆离的喀斯特幻境?是鸡足山清远的铜铃声?还是玉龙雪山玉宇穹顶那一片灿烂的星海?我们都已无从得知。

但可以确定的是,生命的最后时刻,这位大地之子一定会明白:真正的天下,不在《禹贡》的疆域里,而是在每一颗不羁的心中,而他穷尽一生寻找的“山河真如”,其实就藏在那个笔底烟霞的选择里,最壮丽的风景不是山河湖海,而是人在任何环境中依然坚持的理想与自由!

小区里的玉兰花

尚桑洲



我居住的小区里总共有20多棵玉兰树,树有红玉兰和白玉兰之分。每到深冬初春时节,玉兰花便开始含苞待放、吐露芬芳。

玉兰因“色白微碧、香味似兰”而得名。古人把它与海棠、牡丹、桂花并列,美称为“玉堂富贵”。据说其栽培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。

在我看来,这玉兰花是比较奇特的一种花,很多花,也许是先有绿叶再开花,而这玉兰花,是花先叶开放。

那些玉兰树,都不甚粗壮,粗的有大碗粗,细的只有胳膊粗细,树皮光滑细腻,灰白中透着一点浅黑。树不论粗细,但一到时令,便全都争先恐后地绽放花事。

总体来说,这些玉兰树都不甚高大,每株也就三四米高吧,一般会在树干一米多处分枝为二三枝、四五枝。这些分枝又会长出众多的细枝,树叶落光之时,便会像密密的蛛网罩住天空。但这种树枝罩住天空的时间并不会太长,因为深冬初春时节,这些玉兰花便要绽放了。

仿佛就在一夜之间,玉兰树的枝头便窜出密密麻麻的小花苞,那些小花苞又逐渐长大,待长成食指般长短的圆柱形时,这花苞便会逐渐打开,绽放成酒盅状的花朵。这些花,或红或白,一朵朵都有拳头般大小。这些繁密的花,挤挤挨挨,有的三五朵、六七朵簇拥在一起,形成一个花球。红色的,犹如枝头在跃动着一簇簇火苗;白色的,犹如枝头积起一层厚雪。那雪景中的玉兰花,我也是见过的,莹洁清丽,娇艳欲滴。

对盛开的玉兰花,我还想到了一个比喻,那就是——犹如鸟儿密密麻麻地栖满枝头。此时,眼前所见的全是花朵,真可谓一树繁花,花朵们迎风摇曳,神采奕奕,宛若天女散花,可爱极了。

但真的鸟儿也有的。我猜想,玉兰花开时节,最高兴的应该就是这些小鸟儿。只见它们成群结队地在花间起起落落,让尖喙伸进花朵里吸食花蜜,不时地还发出一声声心满意足的啼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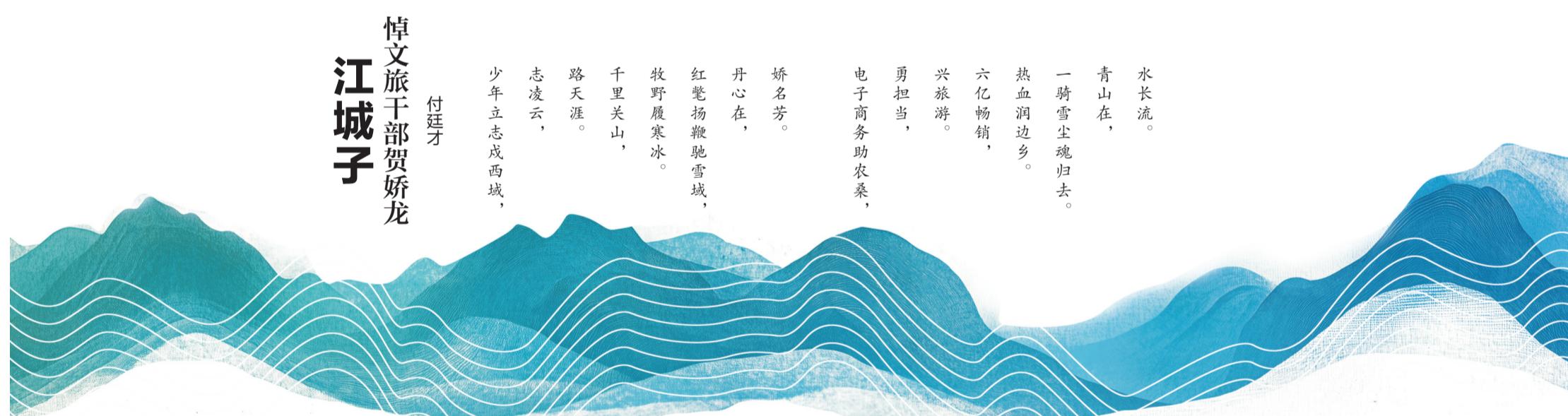
站在树下,花朵会不时地落下一朵两朵来,要是有风掠过,那些花朵便会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,形成可观的花瓣雨。后记书:“规划之道,不在重塑山河,而在借景生情、顺势而为。盘龙江非被改造之河,而是被读懂、被映照、被融容的江。”

离去时,他听见几个年轻人边走边议:“听说政府正在征集盘龙江文化走廊的新方案,咱们要不要试试?二期应强化‘借景’体系,譬如将滇池倒影亦借入,形成山水循环视觉廊道……”

花谢之后,树上便会长满碧玉般的叶片。那叶片的形状也极其秀美,在阳光的照耀下,仿佛透明的一般。此时,玉兰树姿挺拔优雅,叶片翠绿茂盛。

玉兰花的花期是比较长的,这二十多棵玉兰树,花开有先后,因而整片玉兰园便形成了有花有叶、互相映衬的美丽景象。每当玉兰花盛开之时,小区里的人们都爱在玉兰花下驻足,拍照。我更是这里的常客,每天下班后,都喜欢来玉兰花下的小径上散散步。玉兰园里摆放了几张石桌石凳,有时会在石凳上小坐一会儿,嗅着玉兰花淡淡的清香。听着小鸟们百啭千声的啼鸣,真有一种心境澄明、物我两忘的感觉。

悼文旅干部贺娇龙
江城子
付廷才



盘龙江畔彩云梦

杨志银

朝暮之间,光影戏于江面。冬日斜阳低垂,一束金光倏然穿桥洞而过,恰似颐和园“金光穿洞”之奇观;月出东山时,满月沉江,碎作粼粼银鳞。时光,成了最灵巧的造景师。人易轻叹:“近借树影,远借山形,应时借日月光华。”借景成链,融景成卷,取其神韵而非仿其形——这不正是一幅浑然天成的“借景长卷”?

江水所映,岂止物象,更有大地魂灵。朦胧中,人易见那倒影里:傣家竹筏如叶轻漂,白族雕花船雅致,彝族红漆船明艳似火……一叶小舟不知何时漂至脚边,他恍然驻舟,顺流而下。

江上八景

彩云化镜,悬于空际,映出“江上八景”,此景由省级统筹,十六州市两结对共建,各取其文化基因与风物精华,转译为现代景观语言,经营权属对应地位,收益反哺本土传承。

第一景:春山叠翠,江畔双城。左岸昆明,长虫山影如淡墨入水,女子正以武定壮鸡熬汤制备过桥米线,店内鲜花饼飘散玫瑰、茉莉清芳;右岸玉溪,碧波似抚仙湖水漫堤,澄江藕粉、通海豆皮爽滑甜沁人。山影对水韵,静默如诗,水下传来聂耳作品与民族乐音。

第二景:风月连波,古韵双辉。左岸大理,月浮江心,金花起舞献三道茶,乳扇、雕梅、扎染陈陈列缤纷;右岸丽江,光穿过桥洞,东巴文饰门楣,纳西古乐苍凉飘来,摩梭木楞房临水,祖母屋暖意

一城之呼吸

江上非唯游船,亦有玲珑船屋亮着暖灯。窗内人或对饮茶,或倚窗写生——水,真成了昆明生活的延伸。

人易忆及1939年《大昆明市设计草图》,首次将滇池置于城心。从“翠湖时代”至“滇池时代”,再到今日“一湖四片”格局,此城之梦,始终与水相连。

船屋缓近,窗内暖光透出。旅客夜宿江上或滇池,推窗即见山影倒悬,枕畔水声轻语。夏夜江风清凉,冬日浮光跃金——水,成了串联山、城、湖、田的温柔脉络。

空中俯瞰,直升机掠过滇池,“一湖四片”若花瓣舒展;陆地绿道蜿蜒,串接老城文脉与新城朝气;而水上,这脉络最柔软亦最生动——它赋予城市呼吸的韵律。

舟至滇池入口,湿地公园如翡翠项链串联:捞鱼河湿地、斗南湿地,海洪湿地……每个湿地都融入地州的生态特色。

白鹭掠水,人鸥分食,荷风送香。人易梦中勾勒的“昆明水脉多日游”已然成真:自盘龙江的市井烟火,至滇池的浩渺烟波,再入湿地的天然野趣,一路山水相依,城景交融。

醒转与传承

舟缓驶靠岸。人易闻听熟悉语声——昔日的学生,今已为中年规划师,正于岸畔向年轻人讲解:“我们始